

春风健,纸鸢飞

□海门 彭涛

进入正月,春意一点点冒了出来。地上的小草泛出了浅浅的绿意,树上的叶苞急不可耐地想要绽开笑脸。风轻了,天蓝了,公园里的广场上,几个孩子扯着风筝奔跑,欢乐的笑声撒了一地。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风筝是孩子们的最爱,儿时的我也喜欢乘着柔和的春风放风筝。那时候,我常和小伙伴在澧水河的大堤上放风筝,我们扯着风筝奔跑,看着风筝一点点地升上高空,我们的心也被那风筝带到了高远的天空之上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和小军比赛谁的风筝放得更高更远,我们用完了手中的线,仍然分不出高低。小军不服气,扯着风筝飞快地跑,不一会儿,他的风筝就借助风力升到了更高处。我不甘示弱,也扯着风筝跑了起来,很快,我的风筝升得比他的更高了。就在我洋洋得意的时候,一不

小心松开了手里的线,风筝立刻被风吹到了河中央,然后缓缓地降落在了河里。眼看我的风筝落进河里捞不上来了,我急得快哭起来。小军见我哭了起来却并不安慰我,他又快跑了几步,然后故意松开了手。

看着他的风筝也飘飘摇摇地落在了远处的河里,我惊呆了。“为什么松手?你的风筝也回不来了?”我不解地问他。

“回不来才好呢,将来我也要飞得远远的,飞到北京上海去,飞到广州深圳去,越远越好!”小军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里充满了自信。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小城的孩子来说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那些大城市是天堂般的存在,那些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摩天大楼、车水马龙对我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。

“嗯嗯,飞得越远越好,不就是一个风筝吗,将来我也要飞到远方的大城市去!”我附和着小军的话。

我们站在澧水河大堤上,轻柔的春风拂过我们年少的脸颊,吹进我们踌躇满志的心里。我们的风筝都落进了澧水河里。看着河水浩浩荡荡地向东流淌,我们心想,那两只风筝会不会随着澧水河水流过洞庭湖、流过长江,代替我们飞向远方的大城市呢?

后来,我和小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,走进了大城市。大学毕业后,小军去了深圳工作,而后定居在了那里,我也在离家很远的城市做了一名教师。

公园里,放风筝的孩子们把手中的风筝放得很高很高。他们手中握着线,抬头望着天上的风筝说着些什么。渴望飞翔,向往远方是孩子的天性,难道他们也在说着想要飞得更高更远的梦想吗?

我拿出手机,拍了一张孩子们放风筝的照片,通过微信发送给远在深圳的小军。

齿间清欢

□南京 吉卫明

门口的地里有两样好东西:马兰头、菊花脑。都是我种的。过完年把它们请到饭桌上来,属上好的素食牙祭。

用剪刀在草棵子里剪得一棵棵碧绿的菜芽儿出来,这是马兰头,有青梗的,也有红梗的,红梗的香气略胜点。清人袁枚《随园食单·马兰》中说:“马兰头菜,摘取嫩者,醋合笋拌食。油腻后食之,可以醒脾。”嗯,这是美食家说的话。但我喜欢拿它拌香干:马兰头用开水焯一下,捞出,立刻放入冷开水中,可保持其碧绿色,然后挤干、切碎,加入也是切碎的香干,最后用盐、白糖、醋、麻油拌匀。清香扑鼻。有人加味精,我以为大可不必,作为美味,添加物越少越好。

另一处草棵子里躲着菊花脑,它不似马兰头碧绿,而是草绿、汁绿,就是绿中偏黄的颜色,茸茸的伏在枯枝子里,像石头上的绿苔,很小时,很诱人。掐下来烧汤,软绵到入口即化,闭起眼睛品那种感觉,是能醉人的。

为什么它们都藏在草棵子里?

这里有讲究:入冬时枯枝萎草一直留着,可以保护新芽出来后不被冻伤。这是我家过年就能吃到它们的原因。

原先还有香椿树,现在已经不在了,一株被小区铺设水管线时锯掉了,另几株邻居喜欢,就送给了人家。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家没有吃过一两回,都是馋嘴的人来要,干脆给了拉倒。可是过后还不时有人问:怎么香椿树没有啦?大概是有点失望的意思。想起来也有趣,以前每次开春后,红红的芽尖冒出来,邻居来来回回地走过,一定会告诉:树芽出来喽。好像主人家不知道。我和妻子都晓得人家的意思,便请人家摘了吃。老话说“三月八,吃椿芽”,香椿头,许多人爱吃,香椿炒鸡蛋,实在是浓香型的美味。

吃到这些时令捧出来的嫩尖尖儿,我想到的第一个词,就是清欢。林清玄说清欢是一种境界、一项修为、一种“清淡的欢愉”。而我,则注重“蓼茸蒿笋试春盘”,在齿间清欢,勉勉强强算得一个清欢的实践者吧。

女孩和树

□山东青岛 周衍会

有一个小女孩,从乡下转到城里读书,跟城里的孩子比起来,她简直一无是处,画画不行,跳舞不会,唱歌跑调,学习成绩退步……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,她竟对上学产生了抵触心理。

转眼间过了新年,新学期开始了,女孩依然没能从那种坏情绪中走出来。一个星期日,女孩的父亲说,听说华楼山景色不错,我们去爬山吧。

华楼山是崂山山脉延伸到西北的一座山,海拔只有三百五十多米,但植被茂密,巨石嶙峋,自然风光独特。爬到半山腰的时候,小女孩发现路边有一棵树,树干一侧已腐烂枯干,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它吹倒。但在这棵树的枝头,却长出了嫩叶,是羽状复叶,呈倒垂形,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在这棵树旁边,有一棵同样的树,枝头上却空空如也……小女孩说:“爸爸你看,为什么一样的树,却不同时发芽?”女孩的父亲端详

了半天,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后来,他们到了一个叫华楼宫的景点。据说这是一位叫刘志坚的道长当年修炼的地方。在东院里,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,树身上的铭牌标明树龄是700年。可能第一次见到这么粗大的古树吧,小女孩围着那两棵树转来转去,眼里写满了惊奇。接下来,在华楼宫的西院,又看到了一棵银杏树,树干上鼓起了几个蜂巢样的大包,近前一看,是树瘤,疙疙瘩瘩的。树上的铭牌标明树龄也是700年,可实际看上去,这棵树要比东院那两棵银杏细很多。但眼尖的小女孩却发现,这棵银杏树低垂下来的枝条上,已萌出了嫩嫩的叶片,在初春的风中,张扬着一种别样的生命活力。而先前看到的那两株,却连一个芽苞也见不到……“为什么会这样呢?”小女孩看着父亲,再联想到半山腰那棵半枯的树,迷惑不已。

父亲也是一副惊奇的表情,观察良久,才指着树干上的树瘤,

说:“也许是因为这些瘤子吧,与那些健康的树相比,它只有先发芽,深扎根,才能跟其它的树一样枝繁叶茂……”小女孩在一边静静地听着,陷入了沉思。

那天,一家人玩得很开心。晚上回到家,临睡觉前,小女孩突然跑进父母的房间,大声对父亲说:“爸爸,通过这次爬山,我明白了个道理,我不聪明,但我可以多下工夫;我各方面都不如别人,但我不能放弃,而要加倍努力……”

果然,从那以后,小女孩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她在学校参加了好几个课外兴趣小组,利用双休日学英语,学钢琴,母亲也尽可能地拿出时间来陪她。她的学习成绩很快赶了上来。

这个小女孩是我的女儿。如今她已经读研究生了,成绩优秀,阳光开朗。我不知道她现在还记不记得那次华楼山之行,但在她的心里,应该是一直生长着那两棵饱经沧桑和磨难的大树吧。

春风再上柳梢头

□河南焦作 樊树林

许多人的眼里春天就是以柳树返青为开始的。

春天来了,轻轻巧巧、袅袅娜娜的,踩着田埂上、河堤内酥软的泥土,移步走向了人间。而一抹绿意,再一次悄悄爬上了柳树的枝头,染醉了每个人的心头。

我家门口就是河堤,河堤旁种植了10多株柳树。几天前,上班时从那里走过,陡然间发现参差披拂的柳条上有了星星点点的淡绿色,在如烟的柳色中像少女含情似的欲语还羞。

“诗家清景在新春,绿柳才黄半未匀。”一阵清风吹拂,柳树的枝条丝丝缕缕,随风摆动,如女子的裙裾在我眼前飞扬,呈现出万种风情。也许初春最美的景色,就在这片飘拂的柳树梢头吧。我的心头默念着,脚也向前慢慢移动着。而那久违的心跳和喜悦,也像按捺不住一样,在血管里涌动。

柳树是报春的信使,也是一种最为普通的树木。无论走在哪个地方,柳枝曼妙起舞的景象都会给人以无边的诗意。

正因如此,我国历代诗人也颇爱以柳入题。无论是“暖阳消得冰霜尽,几枝嫩柳报春来”的优雅惬意,还是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壮观秀美;无论“春风骋巧如剪刀,先裁杨柳后杏桃”的岁月轮回,还是“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”离别之思……诗人们或以柳喻人,或借柳送别,或因柳抒情,使柳树这一本

来极为寻常的物种在千百年来的翰墨书香中生长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当柳条开始泛绿之时,春风也开始酝酿一场盛大的花事。原野上、大路旁,不知名的小草开始伸出头来打探春天的消息,而过了多久,杏花、桃花、梨花就会次第开放,渲染出一片诱人的春色,刹那间春意变得浓烈如酒般醇香。在和煦的春风里,燕子呢喃声好似一首春天的抒情曲,鼓荡着春天的旗帜。

记得童年时期,村子两头有许多柳树,有大有小、有粗有细、有早有迟……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,柳树就成了我们小伙伴们心中的乐园。

曾记得,小伙伴们像小猴子一样哧溜溜爬上枝头,折下一支支嫩绿的柳枝,再做成花环戴在头上,像电影里的红军战士一样匍匐在地上;曾记得,我们选择那些没有疤痕的柳枝,用小刀隔断或长或短的“骨碌”,再轻轻揉搓外皮,将中间白净的枝条抽出来,做成一个个柳笛,然后比赛谁的柳笛声音最动听。

时光终究行走如飞。一个个日子就这样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转换中变成了过去的影子,如今我的脑子里还存放着小伙伴们编花环、摆弄柳笛的片段,也许就是所谓的乡愁记忆吧。

春风再上柳梢头,春天的美好正在眼前一步步铺展开来。

榆钱糕,槐花饺

□盐城 徐学平

糯米元宵的清香悄然淡去的时候,乡村的春天就俏皮地探出了头,她站在榆树梢,立在槐枝上,被蜜蜂、蝴蝶簇拥着款款走来。

早春的阳光温暖地照着大地,老家的榆树上又吐出新绿了,一串串鲜嫩的榆钱儿便挂满枝头。榆钱是榆树的果实,嫩绿、扁圆,有点像缩小版的铜钱,小孩最喜欢它们了。胆大的孩子早就猴子似的爬到树上,一把一把地撸榆钱了,他们一边满嘴地塞榆钱,一边将长得繁茂的枝折下来,扔给等在树下的伙伴。树枝随着孩童的身体摇晃着,小点点的榆钱就跟下雨似的落下来,飘舞在风中,散发着丝丝的甜润。

当榆钱还是绿绿嫩嫩的时候可以直接摘下来吃,生吃很甜,有一股叶的清香。更多的时候,人们还是用细细的白面,和了榆钱,再加些蜂蜜蒸成一锅好吃的榆钱糕。蒸榆钱糕,先得把淘净的湿漉漉的榆钱拌上面粉,加水调和匀,垫上笼

布,盛在蒸笼里,放进锅内用文火蒸。蒸熟后,用刀划成块状,然后捏着笼布角和盘出锅,倒在小盆里。滴上几滴芝麻油,再浇两勺蒜汁,撒上些葱花或芫荽,顿时,热腾腾、香喷喷的“榆钱糕”便做成了。白绿相间,香甜适口,此时,所有乡村的滋味就都呈现在了你的面前。不过,再过些时候,榆钱长老了,变黄了,就会簌簌地飘落下来。

在乡间,你大可不必为一种植物的凋零而感到惋惜,因为新鲜总是接踵而来的。比如说槐花,她总是紧紧地跟随在春天的后边,在细嫩嫩绿的叶片间,结出一簇簇洁白晶莹的小花,在空中飘溢着阵阵清香。槐花含苞待放之时,又是人们大饱口福之日。再说孩子啦,即使大人也经受不住那香甜的诱惑,纷纷拿起镰刀,攀上梯子,采摘槐花。人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簸箕、箩筐,将槐花装得满满的,回家洗净后或热炒或凉拌,都是极好的牙

祭。

槐花是我印象中最好的野花了,槐花性情随和,生熟皆宜,可荤可素,要是仍然意犹未尽的话,还可以把余下的槐花做成饺馅包饺子,那就另有一番风味了。把一串串的槐花洗净,先用开水余去青气,然后摊放在芦苇帘上晾干,再混入拌好的肉馅里就可以备用了。

母亲巧手如蝶,左右翻飞,只一会儿便包出一帘小巧玲珑的槐花饺子。锅里的水已经沸腾开了,小心地将那些饺子放入锅中,轻推慢搅,几个回合后,熟透的饺子便纷纷浮出了水面。看着那些晶莹剔透的饺子,光闻味道也会令人垂涎三尺,迫不急待地咬上一口,一股花香夹带着丝丝甜味儿直入口中,顿时感到齿颊生香,余味绕舌。

关于榆钱糕和槐花饺的记忆一直封存在我心底。有时,忽然心血来潮,真想给自己再做上一顿,可是在城市的水泥夹缝里穿行,我到哪里去寻觅它们的芳踪呢?

青石街

708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